

至高无上的白面



□赵文华

白面馒头、白面饺子是当下餐桌上的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可是在我小的时候，遑论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就是一块冰凉的白面馒头，也是让人垂涎的美味。好多与白面相关的人和事儿，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想起来，感慨不已。

铁凝在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贫瘠的土地和多而无用的石头使这里的百姓年复一年在困顿中平静地守着日子，没有发现他们四周那奇妙峻美的大山是多么诱人，也没有发现一只鸡和一斤挂面的价值区别——这里无法耕种小麦，白面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

彼时，我们那里倒是种植小麦，但贫瘠的土地同样使得生活困顿，白面也同样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

清楚记得，只有大年三十晚上年夜饭的饺子才是白面饺子。这一顿，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敞开了吃纯白面的饺子。这里姑且不论饺子是什么馅、馅的味道如何，单单是可以美美吃一顿白面皮的饺子，就足以让人无比神往。大年初一中午的饺子就只能用黑一些、粗拉一些的面粉制作饺子皮了，偶尔掺杂几只用纯白面制作饺子皮的饺子，便引来孩子们疯狂争抢。

读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不错，是村子同龄孩子里面的佼佼者，串门或走亲戚的时候，常常被叔伯和姑舅们教诲：好好出息，等长大了考出去成了公家人，就可以一天三顿吃白面馒头。顿顿吃白面馒头，想想就是让人兴奋的目标，努力学习的动力中不乏对顿顿有白面馒头吃的美好憧憬。只是后来江郎才尽，没有成为“公家人”，但顿顿有白面馒头吃的目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实现了。

年三十祭祖，我们小孩子乐此不疲。家族的祖坟在一条河的对岸，要绕道走好远才能到达。那个时候没有汽车，自行车也没有，这么远的路全靠步行，中途要休息好几次。孩子们这么愉快地接受祭祖任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祭祖完毕后可以被准许吃一个供品小馒头。小馒头是专门制作用来上坟的，状如鸡蛋大小，做好后放在院子里冻成冰块（便于存放）。归途中休息的时候，我和哥哥便每人一个，一小口一小口美滋滋地啃食。同家族的叔伯兄弟，常常不顾大人的嘱咐，意犹未尽再吃上一个，甚至有一次竟然吃光了所有的小馒头。那一次，我和哥哥被他们感染，也再次把手伸进包里，试图每人再吃一个。但想起奶奶嘱咐的“每人只能吃一个，别的还有用处”的话，最终又把手慢

慢缩了回来。

再有可能吃到白面馒头或饺子的场合就是来客。家里来了客人，奶奶会想方设法张罗几个小菜，爷爷拿出用粮食从村里供销社代销处换来的“地瓜干散装酒”，热情招待客人。主食多是包饺子，这是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也是主人热情待客的最好诠释。包饺子用的白面，常常是从邻居家里借来的。来了客人，奶奶就打发我去隔壁四奶奶家借面。四奶奶家整劳力多，日子过得好些，家里经常存有白面。借面的时候从来不用称分量，通常是用一个盆子或小碗装满，下次再用同样的容器还回去。还的时候，奶奶都会把面粉压实一些，这样会比借的时候多出一点，还会捎带些小点心给四奶奶。白面和小点心可都是稀罕物啊！我常常心里不舍嘴上嘟囔。奶奶此时会一改平日里的温柔，正色相告：人家借给白面是大情面，不能负了人家的情分，更不能少给人家。

东沟的杜姓大娘家的老五和我同龄同班，我们每天结伴上学。有天中午刚到她家，大娘正从大锅里捞取招待客人的水饺。水饺本来就不多，刚够应付客人的。见我们俩垂涎欲滴，大娘犹豫了一下，硬是从盘子里匀出六个，分给我和她家老五每人三个，叮嘱我们赶紧躲到柴房里吃。还没等走到柴房，我们手里的三个水饺已然下肚。回首看时，大娘也正无奈而又心酸地看着我们。见碗里早已空空如也，只好舀了碗饺子汤给我们喝。三只饺子的故事，让我记了一辈子。每次吃饺子的时候，都会想起来念叨一遍。

还有一件与馒头有关的糗事。有一年秋天，父亲带着学生帮助生产队捡拾花生果。中午生产队管饭，每一个人一个大白面馒头。母亲去世后，我经常跟着父亲和学生们一起玩耍，所以那天我也分得一个。拿到白面馒头，我迫不及待跑回家想和奶奶分享。没想到奶奶却让我放下馒头，立马再赶回去。虽然很不解，但拗不过奶奶，我只好又跑回去了。正在吃饭的队长见到我，猛然拍了一下脑瓜，自责地嘟囔：坏了，忘记给孩子拿馒头了。言毕，匆匆又塞给我一个馒头……长大些，我才渐渐懂了奶奶“多得一个馒头”的用心和队长“记性不好多给了一个馒头”的用意，心里也不再鄙夷奶奶的“贪心”和队长的“粗心”。

没有白面、没有白面馒头、没有白面饺子的日子早已远去，在记忆中变得很不真实。但这些跟白面有关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的情愫，却像一个结，结结实实地系在心间。

（本文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落英缤纷】

□陈晓荣

我来山东以后，一发现路边有步登高、虞美人、扫帚梅、大熟季、小熟季、牵牛花、地雷花、夹桃花，就忍不住驻足欣赏，又心生疑问：“这些花和我小时候在东北侍弄过的那些花是扯着骨头连着筋的亲戚吗？”

那时，父母知道我爱花，在门前的菜园边上，特意给我留出一小块空地当做花园。因为都是亲自翻土、下种、浇水、除草，所以我总觉着这些花胜过别的任何一种花。隔了几十年的光阴，我依然能清晰地记得那俊俏的模样，一到夏天就像一群精心打扮的女孩，盛装出场。花的香味透过窗子飘进屋里，沁人心脾，就连夜里做的梦都是香的。

最讨喜的是夹桃花，书名凤仙花。夹桃花开花的日子，就是我们这些爱美女孩的节日。一看见现在的年轻女孩做的美甲，就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染过指甲，只是那时是用夹桃花染的。招呼村里几个要好的女孩到我家，一起摘夹桃花。夹桃花颜色多种多样，有粉色、红色、紫色，指甲就可以相应地染上不同的颜色，喜欢哪种颜色就摘哪种颜色的花。花放到碗里，加一点点家里炸油条用的明矾，捣烂，互相帮着均匀地摊在指甲上，然后用豆角叶裹住，系牢。等到第二天，我们几个女孩又凑到一起，伸出手，你看看我的指甲，我看你的指甲，比比谁的最好看，开心极了。如果觉得颜色淡，就再染几次。

行走的花儿

因为夹桃花能染指甲，所以我们又把夹桃花叫做指甲花。夹桃花的种子也很有趣。蒴果似纺锤又似桃子，等它从绿变黄就成熟了。我小心翼翼把它摘下，放到手心，只需轻轻一碰，蒴果啪的一下爆裂，黑色圆粒种子像调皮的孩子，又像发射的子弹，纷纷弹跳出去，只留下卷曲的壳，我们把它夹在耳垂上当耳坠。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夹桃花是童年画卷上必不可少的一笔。

夹桃花种子最初是爸爸外出干活时带回来的。他说夹桃花好看皮实，像极了农村长大的孩子。后来听说夹桃花可以辟邪，我爸就在西瓜地边上栽了几棵。我和两个弟弟的学费可都指望西瓜卖钱呢！又听村里赤脚大夫说，夹桃花浑身是宝，茎、叶、种子都是药材，这让我更加喜爱夹桃花了。我把她的种子用纸包成一包一包的，一包一个颜色，用笔标记好，等到春天种到地里长出苗，分给村里没有夹桃花的伙伴。我去伙伴家串门，一发现自己没有的花，也会要来栽到自己的小花园里。

我总觉着花是有灵性的，如若不然，每每梦见儿时故乡，怎会总梦见我亲手侍弄过的那些花？那些花的种子的种子又怎会扯着长长的思念越过万水千山，盛装出现在我路过的地方，与我不期而遇？在东北我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子里，不知是否还有人栽那些花？多年未见的伙伴已不再是当年的小女孩，她们还会想起指甲花吗？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威海市某中学。）

【人生日历】

□王贵宏

“上车饺子下车面”，是一种让人幸福而感伤的习俗。

一生中，我们走南闯北，无数次与亲朋好友分别与相聚，也无数次品味上车饺子下车面的滋味。

家人外出或送远客，要请即将上路的人吃饺子。这种习俗是对远行者的一种希冀：希望远行者能够安安全全，顺利归来。而“下车面”也就成了还家面。一根根白白细长的面条寓意着长长的牵挂。当亲人从远方归家，家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卧着荷包蛋的面条，那是太多的牵挂终于可以安放了。

我过去逢年过节回家看望父母，进门总是要吃一碗面条，而出门的时

上车饺子下车面

候，母亲总要给我包顿饺子，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母亲对吃面条有另一种解释，说吃面条是缠腿儿，把人留住，可以在家里多呆几天。有时舅舅或表妹他们从山外来串门，住了几天要走时，母亲总是再三挽留，见实在挽留不住，便挖空心思去准备饺子馅包饺子。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她总是一个劲儿地劝着多吃，说道远，下顿饭说不定啥时吃呢。其实那上车饺子里包着的，是母亲那份浓郁的亲情和恋恋不舍的牵挂。

有别就有回，有上车饺子的送往，必会盼到下车面的迎来。人间那份爱，包裹在饺子里，缠绕在面条中。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黑龙江伊春市某林场。）

【岁月留痕】

□侯家赋

因为搬家，要处理一些旧家具。老伴在收拾旧衣橱的抽屉时，发现了两块用红布包着的手表。我一看就想起，这是35年前，我卖冰棍挣钱买的那两块手表。

35年前，我在山东交通干部学校学习。那年，学校因为要装修食堂，决定提前放暑假。漫长暑期，我没有事情做，就萌生了卖冰棍的想法。于是，我就让舅舅给做了两个木质箱子，外面刷上白漆，上面开了个盖子，两头还订上了框框，以便牢固地拴在自行车后座上。

准备好行当，我就起早贪黑卖冰棍了。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到40里外的县城去批发冰棍。等到6点多钟回来时，正好赶上人们下地干活。那年，又恰逢东平湖里干涸，麦子获得丰收。人们到地里收麦子，就喜欢买支冰棍清凉解热，我就到田间地头卖冰棍。一支冰棍批发2.5分钱，我卖4分钱。每箱能装200多支。等到接近中午，我第一箱

卖冰棍买手表

冰棍就快卖完了。我同族的哥哥开通往城里的客车，我把批发的另一箱子冰棍放到他的客车上，让他回来给捎上。每次我第一箱冰棍快见底时，哥哥就把第二箱冰棍捎回来了。一般两箱冰棍一个白天就卖完了，如果有剩余，我就晚上再走村串巷，直到把冰棍都卖完。这样，每天能卖400多支冰棍，净赚八九元钱。

一个暑假下来，靠卖冰棍我赚了近200元钱。正好赶上家里为我订婚，不知准备什么订婚礼物。我就用卖冰棍的钱买了两块手表，一块是上海牌的，一块是蝴蝶牌的。那个年代，谁能戴上手表，可是身价倍增。我把蝴蝶牌的手表作为订婚礼物送给女方。果然，女方看到手表，喜得合不拢嘴，立马答应了我们的婚事。

两块老式手表，是我们的定情之物，一直戴了十几年，也见证了我和老伴的美满爱情和幸福生活。

（本文作者为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平阴县档案馆荣誉馆员。）